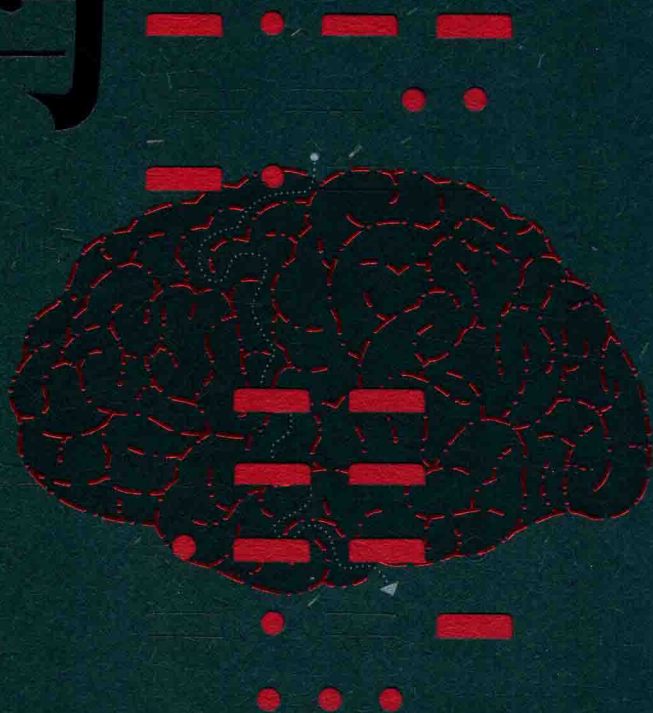


余之言
著

密码破译师



破

密

译

码

师



余之言

著

密码破译师

Code Breaker

人民文学出版社

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密码破译师/余之言著. —北京: 人民文学出版社, 2018
ISBN 978-7-02-013923-1

I. ①密… II. ①余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 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8) 第 042270 号

责任编辑 脚 印
装帧设计 刘 远
责任印制 徐 冉

出版发行 人民文学出版社
社 址 北京市朝内大街 166 号
邮政编码 100705
网 址 <http://www.rw-cn.com>

印 刷 三河市西华印务有限公司
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等

字 数 370 千字
开 本 890 毫米×1290 毫米 1/32
印 张 14 插页 1
印 数 1—10000
版 次 2018 年 5 月北京第 1 版
印 次 2018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

书 号 978-7-02-013923-1
定 价 42.00 元

如有印装质量问题,请与本社图书销售中心调换。电话:010-65233595

写在前面

1967年某日，B市一个年过半百的男子，从黑暗角落里搬出一台发报机，把家里门窗关紧，再捂上厚厚的被褥，然后，嘀嘀嗒嗒地发起了报。

从后来情况分析，那一刻，这男子是深深陷入了某种心境的。随着电键敲击声的多端变化，他面部轮番呈现出喜怒哀乐。整整一个晚上，他手都没离开过电键。

黎明时分，当一群公安人员破窗而入时，这个沉醉之人，正在一边用左手发报，一边用右手抄报。这些公安人员见过发报员发报，也见过收报员抄报，却没见过一人左右开弓抄发兼顾的。就在公安人员愣怔的关口，这男子迅即从桌上抓起了什么捂进嘴里，紧接着举起发报机狠狠地砸向地面。然后，一窜蹦将到书桌上，又一步跨上双人床，两步并作一步擦床面冲向墙角，转身倚墙站定。就这几个动作，最大限度地赢得了嘴巴快速咀嚼的时间。

本来两个公安已扑将上去，堵的是他左右两路，没想到他左右不去，老胳膊老腿了，却原地蹿蹦而起。那两个公安不得不追上床去，才把他死死地摁住。公安局长见状暗暗叫苦：“碰上个老牌特工，瞬间择路敏准，动作相当专业。”迅速用枪管撬开老家伙的嘴，掏出了一团烂纸。技术人员对烂纸进行处理，却难以复原，只能隐约看见零星的怪异字符。

公安局把这个人调查了个底朝天，最终也未找到与反革命特务有关联的任何线索。仅凭私自鼓捣一台根本发不出电波的发报机（请来无线

电专家进行了权威鉴定)，还不能定他的罪，倒是在他家一双鞋壳子里，搜出了四页密纸，上面写满了毫无头绪的数字。立即送往有关机要部门，却没人能够破解这些东西。只好锁进了公安局保密柜，后又移交给了国家安全局档案室。因密纸破不开，缺少确凿证据，此人未被收监入狱。这个案子自此挂了起来。

到了2013年，一个看似偶然的机，那四页密纸被B市一个教数学的年轻女教师和一个神秘老人破开了。B市国家安全局作为特事特情特报，呈送到了国家相关部门。几个月后，该呈报件批转下来。上级四个主管及分管的领导，有三人画了圈，一人批注了一段话：

战争年代，确有此业；此业之中，实有此人；此纸密文，真确无讹；此人无罪，身藏奇功；历史存真，精神不灭；血脉传承，后人勿忘；此案无碍，不得再审；假以时日，自有公论。

至此，有些人才知道，我军历史上还有过密码破译师这个行当，也才清楚，那个男子曾经是一个战功卓著的密码破译师。据说，这个人早前犯了一个神秘错误而被问责革职，后来一直赋闲在家。这一天，突然犯了职业病，手痒痒了，就翻腾出一台教学发报机过了过瘾，没想到会被邻居大妈报了警。没人能理解一个密码破译师，其职业喜好在心里憋压数十年，还会在某一天突然爆发。那天，他用电台发与抄的，正是那鞋壳子里的内容。那是他用自己的密码编写而成。

那个女教师，大概知道当今黑客和某些国家窃密手段的厉害。（此时，美国“棱镜门”事件刚刚发生，斯诺登曝光了美国监控世界人的丑闻。）所以，她把那鞋壳子里的密码破译之后，没用电脑传送和打印，而是用笔工工整整地写在信纸上，亲手呈了上去。

后来，这些文字，被B市安全部门全文摘抄进了2013呈字第3号报告之中。

现把女教师破译的密纸明文转载如下，文字没有任何改动。

第一页：在中国革命战争史上，有这样一类鲜为人知的神秘人物。知密人评价说，“他们为红军反‘围剿’、万里长征及抗日战争、解放战争的胜利，做出过巨大贡献却长年隐姓埋名，大功不语。这支隐藏在战争背后的传奇队伍，是我军以少胜多、以弱胜强，多次化险为夷、转危为安的重要力量。写中国革命战争史，如不谈及这群人在战争中做了些什么，那就不是全面的战争史。”

第二页：他们，没有亲手杀死过敌军，却拯救过数量惊人的将士生命，并一再加速敌军溃败，多次改变战争进程；他们，战功彪炳，居功至伟，却从来不记名利，不求回报，一生都在战斗，永远给你背影；他们，为了成全革命战争的胜利，什么都可以牺牲，什么都可以奉献，包括亲情、爱情、名誉、地位，乃至生命；他们的功勋，不在于马革裹尸，血刃疆场，而在于以其独特的专业技能、奇诡的制敌手段和强大的信仰神锐，直捣黄龙，毁敌神经，取其心胆。这是一群用智慧之手打开胜利之门的人。

第三页：每天都有历史性事件从他们手指缝中流淌而过。他们掌握着战争年代诸多机密，其最长的密龄，距离今天（1967年），已有三十多年。在漫长岁月里，这一群“知道太多”的人，始终秉持着守密的誓言，上不告父母，下不传妻儿，周围无人知其真实身份。当了解密并得以褒奖这一天来临的时候，“为共和国立下不可磨灭功勋”的历史结论，以及接踵而至的荣誉，对于他们已失去了一些实际意义。那些还活着的人不求别的，只想扔掉一切禁忌和戒备，像孩童似的，撒着欢儿，蹦着高儿，痛痛快快地、大口大口地——喘喘气儿，然后，向满天下的人大喊一声：“我，终于是我自己了！我，终于无密一身轻了！”而更多的人已经等不起这么多年，嘴巴上压着一块巨石，把身上所有的秘密都带进了棺材。

第四页：是的，这一类神秘人物叫密码破译师。这些人及其职业行为，涉及到战争年代许多著名战例和重大事件。诸多相关将领，对这些人 and 这些人所为之事业、所做之工作、所获之功绩，历来赞赏有加，评价极高。事实上，我军密码破译师所创造的独特职业效能，依仗革命将帅卓越的智慧之脑和杰出的谋战才能，对革命战争的胜利做出了重大贡献，其作用具有不可替代性。

那个女教师在呈报稿上，还备注了一段话：“在密纸编制者家中，还发现了一幅奇画，长480厘米，宽160厘米，颇具国宝级名作《清明上河图》之画风，取名为《战争画廊》。此画为工笔细作而成，采用散点透视构图法，生动刻画了历次革命战争中数十个经典战例。关键是，我怀疑画中藏有重要的秘密信息，有较之这四页密纸更为翔实而庞大的内容。凭我之破译功力，目前还无法破解全图之谜，仅在此画背面一角，发现了一段密码短语，被我成功破译。至于整幅画作中到底藏密与否，恳请国家有关部门介入调查，组织大牌破译专家前来猜研破解。”

然而，事与愿违。碍于那四大领导的那段批示和三个圈圈，这个案件公安局和安全部门就真的没人再查了，连那个女教师举报的那幅神秘而存疑的《战争画廊》，也一直无人问津。

目 录

密 文 篇

003	第一章	决斗
030	第二章	祸端
041	第三章	西施
054	第四章	暗杀
066	第五章	局设
078	第六章	密画

明文篇

- | | | |
|-----|-------|--------|
| 103 | 第七章 | 勉密 |
| 119 | 第八章 | 颖密 |
| 134 | 第九章 | 拙密 |
| 145 | 第十章 | 银密 |
| 157 | 第十一章 | 琦密 |
| 164 | 第十二章 | 甲乙组密 |
| 177 | 第十三章 | 方密 |
| 188 | 第十四章 | 斓密 |
| 202 | 第十五章 | 象密 |
| 221 | 第十六章 | 箍密·梅花报 |
| 232 | 第十七章 | 鑫密 |
| 257 | 第十八章 | 蓝密 |
| 277 | 第十九章 | 无名密阵 |
| 305 | 第二十章 | 四君子密 |
| 336 | 第二十一章 | 羽密 |
| 350 | 第二十二章 | 和密·雪密 |
| 366 | 第二十三章 | 响密·冥报 |

1378
7011
密
钥
篇

- | | | |
|-----|-------|------|
| 403 | 第二十四章 | 嬰之墓 |
| 407 | 第二十五章 | 我非我 |
| 413 | 第二十六章 | 敌之亲 |
| 418 | 第二十七章 | 荆之请 |
| 431 | 第二十八章 | 画中国画 |

1378

— —

• — — •

— • — —

2429

第一章 决斗

既然故事源于那一场爱情，那就从二十世纪三十年代讲起。那场貌似风花雪月的事，当时在上海滩并不罕见，但最终演变成涉黑亡人事件，就令人匪夷所思了。

1931年12月某天中午，姬祯任下班走出电报局大楼。一阵冷风袭来，他打了个寒战，下意识地把围巾擦向后背。这一擦，不巧擦到了一个人脸上。没想到，那人一把抓住围巾，猛力一扯，把他带了个趔趄。

姬祯任惊恐一怔，正欲呵斥，那人捂着脸反倒恶声恶气地嚷起来：“打人不打脸。你干吗作贱人？”他这才看清，此人是电报局同事高Q。高Q接着吼：“总是这样明枪暗箭的，你觉得有意思吗？我看，倒不如痛快点。今天下午两点钟，车站广场钟鼓楼下，我俩一决雌雄。从此以后，败者规规矩矩地同江小点做同事，胜者大明大放地当她男朋友。这叫为爱情和荣誉而决斗，是男人就别当缩头乌龟。告诉你，下午江小点是要到场作证的。”说完，扬长而去。

姬祯任先是头脑一片空白，后是勃然大怒：“电报大楼里，谁不知道江小点只爱我一人。咋又出来个横刀夺爱的？居然还扬言要决斗？”

“莫名其妙！”

姬禎任冲上楼去找江小点。人走室空。找遍附近餐馆、影院、商店，也不见人影。

他赶到火车站，远远看见钟鼓楼下，那个无耻小人果真正和江小点站在一起。他居然还暧昧地搂了搂美人！

在当当的钟声中，姬禎任冲将过去，一把把那个小人推搡开。高Q冷笑一声：“君子动口不动手。你气势汹汹的，这是要打架呀。”江小点怒喊：“姬禎任，你为何要约他决斗？难道大家非要撕破脸皮不可吗？”

高Q这个伪君子，居然倒打一耙！姬禎任薙住他衣领，让他说清楚。

冷不防，高Q猛挥一拳，击中了姬禎任耳门子。二人对打起来，直打得鼻血四溅，唇裂齿歪。

江小点几次上去拉架，都被推倒在地。她放声大哭：“我没法活了！”这当口，谁还能听得进她的哭喊。

突然，围观者目光都转向了左侧围墙内。那里面是一座六层高洋楼。江小点正站在楼顶边沿，掩面嚎哭。骤然几声枪响，楼顶边沿火星四溅。江小点倒向楼下。

与此同时，另一处也响起枪声。人们惊呼一片，做鸟兽状散去。

高Q冲向围墙大门，姬禎任也拔腿跟过去。

就在这时，有人冲姬禎任开了枪。之后，他就什么也不知道了。

然而，有两点他是知道的。

一是在倒地那一瞬，他恍然大悟：眼前所发生的一切是个阴谋。当他赤手空拳冲向高Q时，这个阴谋就注定了结局：他必完蛋！在这一点上，那个高Q如愿以偿了。可谁也没有料到，事情会节外生枝，江小点也死掉了。尽管姬禎任意识到了阴谋之所在，却再也没机会探明真相了。

二是火车站的这一天，和往日每一天毫无二致。没人会留意准时报点的钟声里，还夹杂着枪声；也没人去探究，以两条年轻生命为代价的阴谋，到底深藏了多少冤情。因为，这年月，整个上海滩都风气粗犷而阴煞，无端打斗司空见惯，阴谋诡计无处不在。

在见怪不怪的世风里，这个蹊跷的下午就这样结束了。姬祯任短暂的一生也到此终止。

第二天，《大晚报》对该事件做了报道，说“这是一场由多角恋爱而引发的情杀案”，并强调，“这次事件有帮会黑恶势力背景，案情错综复杂。警方闭口不言，定是难给结论。回瞻近几年社会治安状况，不难发现，上海滩黑帮势力恶性膨胀，已发展成了具有相当政治地位和经济实力的权势组织，对社会造成了恶劣而深远的影响。各界应予警觉提防”。

《大晚报》发布如此新闻，相当于给这个蹊跷的下午，又增添了一层诡异。

有高人认为，此案肯定另有隐情！悉知局势的人都知道，当下上海新闻业有一个显著特征，即报人不仅受到官方政治权力和财团经济权势的深刻影响，而且还经常遭受黑恶帮会的严重胁迫。一些黑恶势力者，无不利用报纸伸张其声势，服务其恶行。而像这次，报界如此措辞严厉地抨击黑恶势力，极为罕见。那么，假借这起枪击事件而打黑帮的脸，或是以打黑帮的脸来为这起枪击事件护局，用意何在？这起看似普通的枪击事件，到底深藏了多少污阴秽谋，会值得黑帮势力如此不要脸面？鬼才知道！

只有鬼才知道的事情，姬祯任自然没有本事探究清楚，但有一点他应是心知肚明的：报纸上把这个事件归类为“情杀案”，是不负责任的。因为，他那个冒牌情敌高Q，虽是以夺取爱情的名义与他恶斗，可高Q对江小点根本没有半点儿爱情，连一点点贪欲都没有；而江小点对那个高Q更是毫无男女私情而言。既然江高之间构不成任何情爱关系，那么，把这事说成是情杀、情殇，明显就是信口雌黄了。

如此定性定论，姬祯任死不瞑目！

其实，真正让姬禎任放不下的，还是这场零乱不堪、糟糕透顶的爱情本身。如果他活着，一定会经常想起，这场爱情缘起于一封古怪的电报。

那是姬禎任刚谋差履新，在上海电报大楼当班值柜的第一天。傍晚快下班时，他接待了最后一个顾客。一封电报底稿递到了他眼前。电报内容却只有一个字。

上个世纪三十年代初，电报还是个新鲜玩意儿，而一封一个字的电报更是让人好奇。他疑惑不解，抬头看了一眼。就这一眼，他即刻落入了感情俗套。他这人一向特立独行，最怕被人说成是庸俗之辈。没想到，这一天，躁动的青春使他顾忌全无，有了人生第一次“一见钟情”。站在柜前的是一个年轻女子。这一刻，八个大字庸俗地闪击了他脑海。“火炽如金”，说的是这女子看他时的那双大眼睛；“婉顺如银”，是从她说话时嗓音中流露出来的。此时，他自作多情到了极点，感觉到这八个大字，还远远表述不尽她那漂亮的容貌和迷人的气质。

这个女人到底好到什么程度？那脸形儿，那眉眼儿，那鼻梁儿，那嘴巴儿，那耳郭儿，那发型儿，还有那一米七儿的高个儿，该怎样就怎样的身段儿，这围儿那围儿，这腰儿那臀儿，这腿儿那脚儿，你自己想去吧，要多好有多好。这种好，不是“情人眼里出西施”的那种好，而是人见人爱的那种好，是每个人心中最好的那个好。

平时，姬禎任是个矜持有余，活泛不足之辈。今天，他如此放纵，是冒了颠覆他脾性、损毁他形象之风险的。这种状态，完全不是以前那个他，或许也不是以后的那个他。冥冥之中，他觉得，这个“一见钟情”是百年不遇的，这个美人儿也是百年不遇的。呵呵，在不知美人姓甚名谁之前，就如此梦狂情痴，整个就是一句流俗语——不要脸！

不过，还好，他尚未被这少见的女性魅力彻底击懵，还有一点理智犹存。

“小姐，就这一个字吗？”

“中。”

“这一个字能说清楚你的意思吗？”

“中。”

“我是说，你确定收报人能看懂你这一个‘中’字的电报内容吗？”

“中。”

“每一份电报的费用是按照七字一算的。要拍发的内容你真的都说清楚了吗？”

“那就再加六个‘中’字，不然俺可就吃亏了。”

一般情况下，出现这种状况，会认为这个女子脑子有毛病。可这个时候，在姬祯任这儿，谁要说如此貌美如花的女人智力有问题，谁脑子才有毛病呢。

“那我就照底稿发了？”

“中。”那美人眼神狡黠，一闪即逝，“河南人最中意这个字儿了。”

“噢，我还从未结交过河南人哩。”

“难怪与先生说话，这么费劲儿。”

“……”姬祯任费劲儿地又多说了一句，“嗨，刘海儿。额头上的名字，挺有意思。你署名写得蛮漂亮。可谓字如其人。”

“俺这名儿还中。不过，字如其人就免了吧。俺这字，太阿杂菜了。噢，河南话‘阿杂菜’是垃圾的意思。”

奉承之意一旦被挑明，就显得俗不可耐了。姬祯任窘然不语，加快处理报务。

不知什么时候外面下起了雨。刘海儿站在厅口没走。显然是没带雨伞。姬祯任打着雨伞迈出门，又落了俗套：“小姐，若不介意，可共用一伞。”她嫣然一笑：“中。”

一路走着，他有意说起电报局的工作。口气上没让她听出有炫耀之意，本质却是想炫耀。话是她先提起的。

“电报生可美哩，人上人的差事。”